

说不清是怎么回事，这些年来，我跑了广东那么多次，简直已经把深圳、珠海、中山、佛山、东莞、惠州、河源、梅州、潮州、汕头、韶关、清远、肇庆、茂名、湛江，加上广州的几个小卫星城番禺、顺德、增城、南沙……都跑到了，可是却20多年没进过广州城。上次到羊城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深刻记得走过广州火车站的时候，广场上人流汹汹、嘈音涌涌，不时有人故意撞你一下，让人感觉包里的钱夹会随时不翼而飞似的，加上蒙汗药之类的传说，可真把走南闯北的我惊出了几身冷汗。

当年的印象，广州就是一个“乱”字，怎一个乱字了得！当然，比起北方的稳坐钓鱼台，当时广州的“乱”并不只是一个黑洞，里面显然有真义，夹杂着一种民族内心中躁动不安的渴望——中国人民在深切地盼改革，盼巨变，盼进步，盼腾飞，盼好日子。有事没事，人流都涌向对外开放的广州，去领受岭南的“乱局”，去呼吸变革的清新空气。

转眼匆匆20年。风雨潇潇，人是物非，今天的广州城当然已经与全中国一样，裂变、核变、巨变，旧人已完全不识。为了补课，飞机落地的当晚，我就登上了夜游的珠江航船，贪婪地敞开襟怀，想要把广州20年来的所有变化，一股脑都装进心里去。

从古老的“天字码头”登上游船，就在迷幻绚烂的灯影中，骑上了广州城的龙脊。过去，天字码头是两广总督、巡抚大员们登岸的专属，对于偏远的广州来说，皇上当然不会来，一品官员就已经顶到了天上，天字第一号，因此而得名。当然，用今天的眼光看去，这顶天的码头真是有其名无其实，一座普通的大屋顶建筑而已，还不及街上随便一家像点样的民间饭店豪华。

不过，我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夜色中的珠江吸引过去了。拥有大江大河的南方人，很难想象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于大河的深刻向往，那既是神圣的，又是自卑的。世界上的大城市如伦敦、巴黎、柏林、莫斯科、纽约、香港、上海、天津、武汉、长沙……都拥有一条或几条大河，或穿城而汨汨，或环市而潺潺，把一城的文明、一城的诗意、一城的骄傲，都呈现在滚滚波涛之中。被说滥了的一句话，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——“水，是生命的源头！”

水啊水！

今晚还好，游船上的客人不算多，可以随心所欲地挑换座位，寻找最佳的观赏角度。宽阔的珠江也真给力，似乎没有其他几乎所有中国河流的衰竭迹象，依然一副很浑厚很深沉的千年旧模样，遂使我们的船行，激情不减地把大朵大朵、大团大团、大堆大堆的雪花浪，尽情地抛洒在江面上。但见两岸，是楼的悬崖、是厦的裂岸，是人的王府井；是先锋，是魔幻，是后现代；是风声，是雨声，是读书声；是故事，是诗歌，是长篇小说；是大合唱，是交响乐，是岭南Style；是鲜花盛开，是绿荫蔽蒨，是旭日红霞；是改革开放，是春华秋实，是沧海桑田……总之是今日热气腾腾、生气勃勃，铆足了劲儿地奋斗、出名、挣钱，因而也有点儿浮躁、有点儿喧嚣、有点儿乱的发展之中的广州……

我首先认出的，是白天鹅宾馆，当年，它是广州也是全中国最早拉风的一个神话。犹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，京城老百姓有一个津津有味的谈资：“广州的白天鹅宾馆，五星级，可以随便出入，不要任何证件哇。”这副土得掉渣儿的傻帽样儿，被操着港台腔的广东人一万个看不起。可是跑了50步的老广们显然忘了，当时北京饭

店以及全国各地有数的几家高档饭店，根本就不允许普通人入内，因此儿(“儿”在此处念重音)在中国老百姓眼中，那些高级场所只是外国人的天上人间；老广们显然还忘了，白天鹅宾馆开业那阵子，当他们得知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入时，无数广州人一下子拥了进去，人们在豪华得放光的各个角落里游荡、徘徊，一遍遍地享用卫生间，致使每天卫生纸的用量高达数百卷……哎呀呀！

哎——呀，仅仅才20多年过去，今天的广州人早已不把徐娘半老的“白天鹅”放在眼里了，因为羊城里里外外，早已像粤北台地漫山遍野的蘑菇似的，长出了很多更豪华更高档的宾馆，也钻出了数不清更巍峨雄伟、多姿多彩、新颖别致的摩天大楼。比起小蛮腰广州电视



## 珠江夜游

□韩小蕙

塔、星海音乐厅、海心沙体育场、广州新机场、广州火车站等等一系列如梦似幻般的新建筑和新新建筑们，“白天鹅”已经衰了，跟不上时代了，不得不动大手术啦。

我用无限同情的目光，婉约地向“白天鹅”道了悠长的一声“再见——”话音未落，已经被雪浪花打散了……

此刻，清爽的夜风在江面上弹奏着金蛇狂舞，船在黑一波白一浪的珠江上行进。突然，在左岸远方的某个地方，出现了一个通体发光的大亮点。只见它在黑黝黝的水面上漂荡着，像一只神奇的蝴蝶，像一颗亮丽的蒲公英，像一支燃烧的火炬。一点一点走近了，发现它在不停地变换着颜色——大红、翠绿、宝蓝、晶蓝、玄紫，其光影发射的炫彩，把宽阔的江面皴染成一幅又一幅飘荡不已的画面，仙境一般。这，就是屹立于珠江之畔的星海音乐厅。

星海音乐厅是一巨大玻璃钢建筑，外形宛如一只飞向珠江的大天鹅，又像一架撑起盖面的三角形钢琴，是后现代建筑杰作。说来我可真是孤陋寡闻，这造型高雅先锋的音乐厅从1998年春天就落成并开始使用了，15年来曾邀请过巴黎管弦乐团、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、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、BBC 苏格兰交响乐团、卢森堡爱乐乐团、芬兰室内乐团等等国内外高水平音乐团体，还有钢琴大师阿什肯内齐、贝尔曼、傅聪，小提琴大师吉顿·克莱默、帕尔曼、伊戈尔·奥伊斯特拉等艺术家演出；承办过国际声乐、器乐比赛和国际音乐艺术节；还常年举办群众性音乐演出，开展音乐艺术教育活动，让广州人更多地了解了音乐，爱上了音乐……

想想啊，广州人享受这么辉煌的音乐厅已经15年了，这个先行者比全国人民都洋得多、有范儿得多，真让人羡慕、嫉妒、(然而不)很啊！

江面渐次开阔起来，游船加快了速度，前面远远地又有了佳景。这回不用再介绍，我就认出了那是“小蛮腰”——夜空中的广州电视塔，是珠江夜游船的灯塔，也是全羊城的地标，600米高的塔身通体被华美的彩灯串连着，在漆漆天幕中，妖娆地摆出了一个纤细细腰的剪影。

我感觉广州人是太爱伊了，从机场落地到现在，伊已经被各色人等无数次提起。伊虽然是一副钢筋铁骨，虽然个子高得入了云天，虽然是108层的“羊城好汉”，但阴柔的广州人却一致认定伊为婀娜女子，嘴巴一滑，“小蛮腰”三个字就在唇齿之间香软了。

广州人还很爱说一副对子：“北有大裤衩，南有小蛮腰”，说得所有北京人都臊不搭的抬不起头来。可不，广州人到底得风气之先，确实比咱北京人有品位，不光小蛮腰，羊城内的很多先锋建筑、后现代建筑、新新建筑，都远强过咱京城的大屋顶和火柴盒。第二天人塔内参观，我们被电梯领到第88层的玻璃天台观景，一阵白雾浸淫过来，人人就都变成脚踏祥云的云中仙，那滋味可真古典。又一转瞬工夫，烁亮的阳光又把个个变成了金发铜人，宛若开天的圣母和基督耶稣。土洋结合，中外融合，现在的时髦叫法曰“混搭”。

归根结底，还是要佩服广州人的聪明劲儿，人把矿泉水瓶做成了小蛮腰形状，晶莹剔透宛如水晶似的，所有观光客就都喜欢得眼睛放光，争相掏钱，还把空瓶子小心翼翼地塞进包里，带回到各自家乡……

“这是中山大学最古老的校门……”  
“这是当年广州最早的财政大楼……”  
“这是早年珠江边最高的一座楼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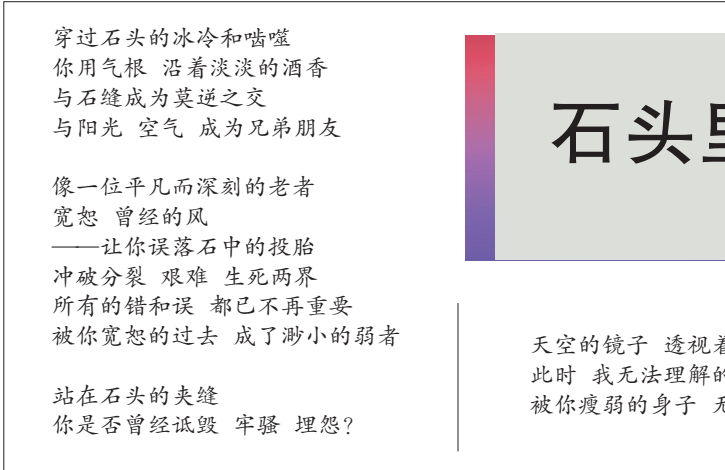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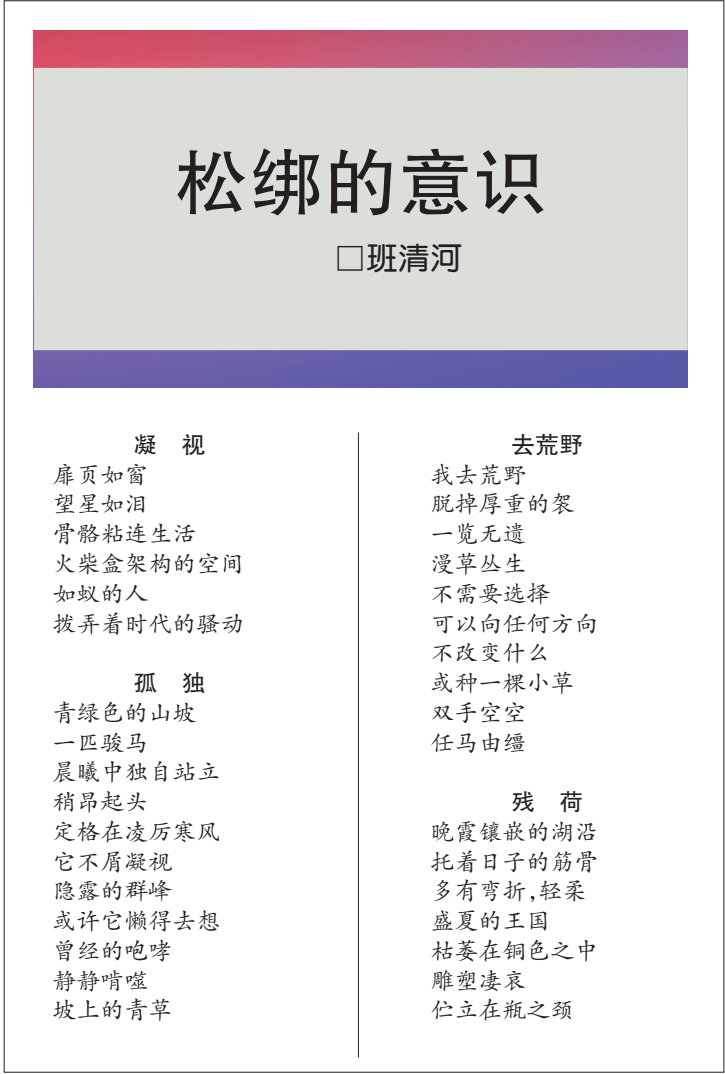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导游小姐的介绍，我们正在穿越历史呢：公元前9世纪的周代周夷王八年，“百越”和长江中游的楚国人已有来往，建有“楚庭”，这是广州最早的名称。广州城始建于公元前214年，最早建城时叫任嚣城，自秦汉以降是为岭南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226年，孙权将交州分为交州和广州，“广州”由此得名。古代广州曾是三朝古都，后城市中心始终无有变迁过，这在世界城市史上都极为罕见。在市中心中山四路一带，曾先后发现了秦汉造船遗址和南越国宫署遗址等等。目前，南越国宫署遗址、南越王墓、南越国水闸遗址等三处南越国史迹，正在联合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……

夜游的最后一个景点，是海心沙体育场，这是2010年第16届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会场，也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次走出体育馆举行开闭幕式的场地。“海心沙”，大海心尖上的沙地，多么诗意的名字啊。远远观望，海心沙体育场很像一只缓缓张开的大蚌壳，正徐徐吐出包藏在里面的大珍珠；又像极了一艘豪华的百万吨游轮，一道道流线型的横条竖条钢梁，交叉组成了一方图案，恰似游轮的一个个不眠的舷窗。不断变幻的灯光施展出千般手段万种魔力，将海心沙体育场打造成一只硕大无比的宝盒，似乎要有什么什么、想什么来什么。怪不得广州亚运会中国运动员的成绩那么好呢，我记得当时的奖牌之多，到后来都不好意思再拿了……

彩灯遥遥，光影憧憧，江水荡荡，夜色悠悠。我站起身来，举目四望，突然，我发现了一个超级震撼的国家秘密：像这样的中国宝盒，决不只是广州才有——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，它们在在皆是，处处盛开，绵亘满中国，香飘到天外！



珠江夜景 (摄影)



过节回洪湖老家看望父亲与母亲。父亲患病多年，但气色很好，见到我，愣了片刻，就呀呀地笑了起来。母亲精神很好，还是那么忙碌。

那年父亲70大寿，兄弟几个都嚷着要给父亲祝寿。我特地请假，从郑州赶回洪湖。邻里乡亲都来了，屋子太小，就在院子里搭了大棚。寿糕是十几层的大蛋糕，父亲与母亲端坐在大蛋糕前，接受儿孙们的拜寿，笑得合不拢嘴。邻居们大声齐声喊着：祝王大爷寿比南山。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。

退休后的父亲身体一直很好。他坚持读书看报，抄抄写写，乐此不疲。他每天很早起床，在阳台上晨练。父亲自编了一套早操，通过加重鼻子的呼吸、吐气和手脚伸缩，达到畅通气脉、强身健体的目的。父亲称之为“气操”。父亲常说，病魔是欺软怕硬，你若强势，它就软了。

为父亲祝完寿，我回到郑州的第三天，中午吃饭时，母亲打来电话：“你爸吃饭时，筷子突然掉地上了。”

我说：“捡起来就是了。”母亲说：“捡起来了，他还是拿不住。”

我立即有了不好的感觉，让赶快送父亲去医院。

事后听母亲说，这顿饭，是母亲喂着父亲吃的。父亲甩着右手，一个劲儿地唠叨：“今儿个这是咋啦？”

到医院后，父亲就出现了口角歪斜、语言不利、半身不遂症状。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了：脑中风。

父亲病后，母亲一直在懊悔：真不该给你爸祝寿，老人的寿辰是应该悄悄过的，你爸的病是被折腾出来的。

病情稳定后，父亲就出院了。医生说，这是一种老年人常见病，还会有脑中风后遗症，恢复是很慢的，慢慢养，不能着急。

很快，父亲的脑中风后遗症表现出来了，最明显的特征是，语言障碍，记忆力下降。父亲是解放前的高中生，曾是位领导干部，口若悬河，作报告一讲就是半天，根本就是不用讲稿。可现在，说话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。父亲曾记忆力超人，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古文，可如今，连我们兄弟几个的名字都分不清了。

更令母亲担忧的是，父亲变得胆小、暴躁、固执、多疑。我们兄弟几个都在外地工作，最小的弟弟在洪湖，可也是一天到晚不落屋。家中只有母亲与父亲为伴。父亲身边不能离人，否则就会嗷嗷地叫。中风后的父亲，还患有冠心病等多种慢性病，一天几次药，一点也不能耽误。动不动就气紧、胸闷、心绞痛，经常半夜里叫醒邻居，帮助送医院。父亲的脾气也变坏了，大喊大叫，很不耐烦。他特烦吃药，母亲将药片放进他嘴里，可一眨眼，他就吐在了手里。手还紧紧地握着，似乎怕母亲发现。母亲气急了，就强行喂他，父亲就将牙咬得紧紧的。母亲不屈不挠，到底还是把药喂进了父亲的嘴里。

母亲讲到这里，露出了胜利的微笑，她说：“这是原则问题，一天不吃药，你父亲的命就没了。”我清点了一下，父亲每天要吃好几种药，药的剂量、用药时间都不同。而且吃法也有讲究，有的是含放在舌下，有的是吞服，有的是外用。母亲是教语文的，天生对数字模糊。为了防止弄错，母亲用本子详细地记着，一丝不苟，一点不差。

父亲特别贪吃，只爱吃肉，不吃青菜。父亲有便秘的毛病，不吃青菜就结肠，几天食吃不出大便。父亲憋得难受，就大声喊叫。这时，母亲只得一点一点地给父亲往外抠。母亲强行让父亲吃青菜，父亲就瞪着眼，一把扔掉筷子，气呼呼地不吃饭。父亲经常从冰箱里偷东西吃，冷的东西啃不动，他就找袋装的，奶粉、冲剂之类的都不放过，于是时常闹肚子。母亲问他，想上厕所吗？他使劲摇头，可一转身，全拉在裤子里了。

父亲的病，以及他的折腾劲儿，是母亲在电话里说得最多的话题。邻居们暗地议论：这王大爷真是太折腾人，倒不如……母亲说了，很生气。她说：“老来伴呢，只要他活着就好，我再累也值得。”

回到家的日子，时常有朋友来看我。他们向父亲问好。父亲像正常人一样，礼貌地站起身，拉着他们的手，笑咪咪的，久久不放：“好，好！”朋友说：“您康复得很好啊。”父亲扭头看着母亲，笑了。母亲说：“他心里啥都明白，如今能说三个字了呢。”

我与母亲拉家常。我说：“父亲的面色挺好的，得亏您了。”母亲抱怨道：“磨死人了。”我说：“这些年您挺不容易的。”母亲说：“苦点没啥，就是成天担惊受怕的，总怕他犯病，闹得邻里都不安，这两年算是好多了。”我看着母亲，她瘦了，白发多了，艰难的岁月让她老了许多。

回家的日子，我时常与父亲找话聊。我问：“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吧？”父亲说：“在北京，当然好。”我又说：“洪湖赤卫队还忙吗？”父亲一愣：“没有了。”我问：“怎么没啦？”父亲眼一瞪：“解放了！”我与母亲大笑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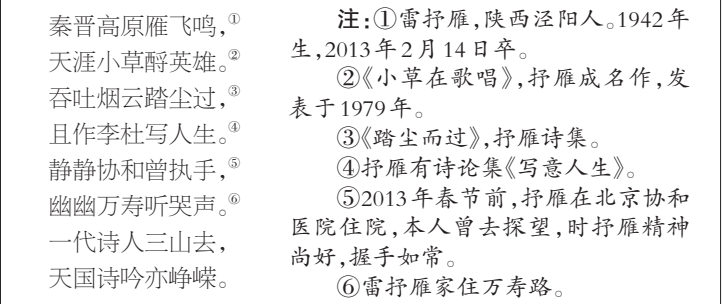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，我在房间看书，父亲会颤悠悠地摸进来，一声不吭地坐在我身边，盯着看我。我问：“想看书吗？”他摇了摇头。我说：“想吃点东西？”他便不好意思地笑了。我说：“您还害羞啊。”说着，给他一块北京稻香村的糕点，父亲笑了，接过去，吃得有滋有味。

我回北京的时间临近了，父亲来我的房间更勤了。我以为他想讨东西吃，便说：“不能吃了，吃多了不消化的。”父亲不言声。我递给他一块饼干，他摇了摇头。我加了一块，他还是摇了摇头。我说：“怎么啦？”他说：“我不吃。”母亲说：“他知道你快走了，想陪你坐坐。”父亲嗯嗯直点头。我的眼圈红了。我感觉，父亲的目光是那样柔和、慈祥……

医生对我说：“你父亲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，13年了，这是一个奇迹。”

在回北京的列车上，车载电视正在播放中央电视台《我的父亲母亲》，讲述一位当老师的儿子与患有老年痴呆症母亲的故事。主持人说，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或逆转老年痴呆症的药物，但家人精心的照顾和给予的精神力量，也许会产生奇迹。

我不是孝顺的儿子。这多年，我一直在外奔波，无力顾及父母，我很愧疚。然而，苍天有眼，却一直保佑着他们。感谢我的母亲，祝福我的父亲母亲。



注：①雷抒雁，陕西涇阳人。1942年生，2013年2月14日卒。

②《小草在歌唱》，抒雁成名作，发表于1979年。

③《踏尘而过》，抒雁诗集。

④抒雁有诗论集《写意人生》。

⑤2013年春节前，抒雁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，本人曾去探望，时抒雁精神尚好，握手如常。

⑥雷抒雁家住万寿路。